

# 南昌起义中的忠诚与坚守

■王芳芳

8月1日,我们再一次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91年后回望军史,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一声枪响,打响了我们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更标志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这支全新人民武装力量的初创,是在进步与反动的较量、经验与教训的积累、忠诚与动摇的对比中展开的。

南昌起义是一面旗帜,划破黑暗托起希望。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反抗国民党血腥屠杀政策的武装暴动。据中共六大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1928年上半年,国民党反动派以“清党”名义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31万人之多。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团结带领全党在大革命时期所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向着旧中国强大的黑暗势力发起了“看试手、补天裂”的武装反抗。

以南昌起义为分水岭,军事工作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的中心工作,武装斗争由此成为我们开展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共六大明确肯定了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南昌暴动,这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朱德指出,南昌起义“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它是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起义部队不仅组织了前敌委员会这样的最高决策和指挥机关,还进一步强化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重新确立了党代表制度,军事主管也多由中共党员担任。在前委之下,“各军设军委,军委之下设师委,师委之下设团委书记及支部小组”,在团一级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党组织,形成了党指挥枪的制度雏形。起义部队第一次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这也正是南昌起义被称为人民军队建军之始的历史由来。

南昌起义是一部血书,铭刻教训开路前行。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南昌起义既是初次亮相,也是艰难探索。无论从军事运筹、作战指挥,还是从政治建设、思想武装等方面来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当时都缺乏足够的见识和经验。



南昌起义标志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

从军事上看,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约有3万多人,实力并不弱小,周边的农民运动也有了很大发展,国民党内部也不统一。然而,起义军那时并没有确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朱德指出,南昌起义“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它是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起义部队不仅组织了前敌委员会这样的最高决策和指挥机关,还进一步强化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重新确立了党代表制度,军事主管也多由中共党员担任。在前委之下,“各军设军委,军委之下设师委,师委之下设团委书记及支部小组”,在团一级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党组织,形成了党指挥枪的制度雏形。起义部队第一次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这也正是南昌起义被称为人民军队建军之始的历史由来。

从政治建设上看,由于南下行动仓促,来不及对部队进行彻底政治改造,被迫参加起义的蔡廷锴部第10师,在出发后第二天,竟然清退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通电脱离共产党,投奔浙江军阀陈炯明。在南下过程中,由于宣传教育工作没有跟上,士兵对起义的意义认识不清,加之行军艰苦异常,逃兵极多,部队实力受到严重削弱。刘伯承在总结南昌起义教训时指出,“我们的党,无论何时要有精密的组织,威严的权力,才能确实领导一切”。旧军队原有的组织形式和思想作风已被证明不可能适应新的革命任务。人民军队战胜强敌,既要打赢战略

指挥方面的军事仗,也要打赢脱胎换骨的政治仗。经过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古田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汲取了血的教训,终于形成了正确的革命斗争路线,把松散的旧军队和农民军队改造成了全新的、过硬的人民武装力量。

南昌起义是一方明镜,砥砺忠诚锤炼品质。军史记载,在经历了汤坑战役失败、三河坝分兵之后,1927年10月底,南昌起义残部转移到江西吉安天心圩,从师、团级军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74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面对作战失利、队伍零落涣散的严峻形势,朱德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站出来进行革命动员:“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陈毅元帅后来回忆:“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落至零,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其后,朱德又在大会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党支部,在上堡整训部队,实施



原典

“上屋抽梯”是《三十六计》中的第28计,是一种诱逼计。原文是“假之以便,唆之使前,断其援应,陷之死地”。此计本意是说引他人登上高楼后,撤掉梯子,使其陷入困境。作为军事谋略,是指故意露出破绽,给对手提供方便,诱其深入,然后切断他增援应的部队,令其陷入绝境。想要“抽梯”,先得“架梯”,所以,运用此计的关键在于诱敌上套,将足以吸引对手的利益巧妙置于敌人面前,才能调动敌人,诱其“顺梯而上”。

古代战例

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远征希腊。而希腊联军实力贫弱,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希腊海军指挥官提米斯托克利斯提出在狭窄的沙拉米斯海峡与敌决战的方案。提米斯托克利斯将己方舰队全部集中在海峡内,海峡的两个入口也不设防,为迷惑对手,引敌上钩,他还设计使薛西斯得到一份假情报,称希腊人害怕波斯大军,很多人只想着趁夜逃跑。薛西斯轻信了情报,命令舰队加速驶向沙拉米斯海峡,争取全歼希腊军队。海峡入口狭长的小岛,将波斯舰队分成两路,舰队出现混乱。再加上波斯战舰都装有长木桨,使得航道更为拥挤。这时海上风浪骤起,战舰难以控制,波斯舰队乱作一团。隐蔽的希腊战舰趁机杀出,紧贴敌舰一侧驶过,将其一边船桨全部打断,使波斯战舰只能在海上打转,接连被击沉。8个多小时后,希腊舰队以损失40余艘战舰的代价击沉敌舰200余艘,薛西斯的旗舰在仓皇之中撞毁几艘己方战舰才侥幸逃脱。

现代战例

1966年越南战争期间,越军第272团获得情报:7月9日,美军第1步兵师的一支运输队将由安综出发,前往明盛,护送兵力很少。机会难得,越军决定打一场伏击,272团全部出动,力求速战速决。

7月9日上午11时,美运输车队驶进伏击圈,伏击战斗按预定计划打响。但出乎意料的是,美军运输队并没有惊慌失措,反而像经过演练一样沉着应战,而且兵力越打越多,10分钟后,已经有一个步兵连和两个装甲骑兵连投入战斗。而美军的炮火也十分精确,显然在之前做过精确测定。苦战两小时,占着便宜便宜的越军决定撤出战斗,却发现周边道

计谋分析

“上屋抽梯”之计,是根据《孙子兵法·九地篇》中“师与期,入登高而去其梯”之句演绎出来的。在其著作中,孙子认为,将帅的责任,就是组织三军、激励士气、出生入死、夺取胜利。部队应该做到:受领任务就像“登高去梯”义无反顾;深入险境就像满弓发箭绝不回头;投入战斗就要破釜沉舟不胜则亡。

“上屋抽梯”之计的本意是用来鼓舞己方士气,以破釜沉舟、舍生忘死的精神夺取战斗的胜利。但后人根据战争实践,积累分析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对该计谋进行了进一步的演绎发展,催生出新的内容和新的应用方式,不仅可以用于激发己方士气,还能施用与敌人,而这也是此计后来应用较多的方向。

施用于敌,“上屋抽梯”之计具体可用于对敌方组织围歼。要上屋抽梯,先得“置梯”诱敌。诱敌之法林林总总,具体而言,贪婪之敌,可示利诱之;狂妄之敌,可示弱诱之;蠢笨之敌,可设伏诱之……总之,要根据敌情、我情和战场实际,因势利导,调动敌人就范。“置梯”诱敌,其实是创造战机,有时需要极大的耐心。



## 三十六计与古今战争 第二十八计:「上屋抽梯」

张 肇 毛炜豪

### 水也能攻坚

历史上,引水攻克坚城的战例不胜枚举。而到了现代,也有用水攻坚的战例。

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夺取了阿拉伯国家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就包括埃及的西奈半岛。为了防止埃及军队收复西奈半岛,以色列军队沿苏伊士运河东岸构筑了一系列防御体系,称为巴列夫防线。

出于价格的考虑,以色列军队没有按照以往的经验修筑水泥混凝土工事,而是筑起了高20米、宽10米、坡度为45-60度的巨大沙堤,以军认为流动的沙堤还将使埃及的炮击很难发挥作用。

埃及若想收复西奈半岛,必须攻破巴列夫防线,巨大的沙堤是埃军面对的巨大难题。一名年轻的埃军工程兵军官提出可以用高压水枪冲刷沙堤,冲出缺口供后续部队通过。这一想法得到了埃军高层的肯定。埃军随后向英国和德国购买了450台消防用高压水泵。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时,埃军工程兵用高压水枪冲刷沙堤,仅用5个小时就开辟了数十个通道供埃军突破,埃军顺利打进了西奈半岛。

### “幸运杰维斯”

二战的海战中,由于驱逐舰需要执行反潜、侦察、施放鱼雷等多种任务,所以战损率极高,能够熬到战后的更是“凤毛麟角”。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J级驱逐舰“杰维斯”号在5年的战争历程中,经历了13次恶战熬到了战后,不仅是“凤毛麟角”中的一个,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历史上也只有三艘军舰可与之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在5年的战争中,“杰维斯”号虽然遇到过撞船,舰艏被滑翔炸弹炸掉等损伤,但没有一名舰员阵亡甚至是受伤。这使其在舰队中获得了“幸运杰维斯”的美誉。(乌沃)



↑苏联仿制C-47而来的里-2运输机。  
→中国南极科考队的“雪鹰601”飞机。  
↓C-47运输机。



## 坚固耐用的C-47运输机

■李 巍

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拥有一架名为“雪鹰601”的固定翼极地多功能飞机,能够完成运输、应急救援及航空科考等多种任务,极大地提高了科考效率。

但很少有人知道,“雪鹰601”其实是一架参加过二战诺曼底登陆战役的C-47运输机,在经过改装涡轮发动机,翻新机体后成为了一架极地科考飞机。二战时期的军用飞机,能够继续沿用到现在型号少之又少,C-47就是其中之一。

艾森豪威尔曾认为有四种武器帮助美国取得了二战的胜利,其中就有C-47运输机,可见其在二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如1944年6月的诺曼底战役中,1000架C-47在60小时内空投了3个师6万名伞兵和他们的装备,极大地牵制了德军。而在世界空降作战史上最庞大的空降行动——“市场花园”行动中,美英两国空降兵乘坐的1545架运输机中基本上都是C-47。整个“市场花园”行动期间,C-47共出动了2.5万架次,为盟军伞兵提供支援。而在1944年年底纳粹德军发起反扑的阿登反击战中,C-47一样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电视剧《兄弟连》中就再现了当时C-47机群向扼守巴斯托尼的第101空降师空投物资的场景。不仅是101师,整个阿登反击战中,前线盟军部队都得到了C-47的后勤支持。

而在我国抗日战争的最关键时期,C-47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驼峰航线”的主力。“驼峰航线”是我国抗战时期一条重要的空中补给线,在1942年5月~1945年9月间,1000多架运输机曾在这条航线上来回穿梭飞行,向中国战场运送了80万吨战略物资,33477名人员,其中59万吨物资是C-47运输的。在这条航线的飞行中,C-47的可靠性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如一架C-47在“驼峰航线”飞行时,遭到侵华日军一架中岛“隼”式战斗机的攻击。轻武装的日军战斗机无法对坚固的C-47造成致命伤害,日机飞行员孤注一掷撞向C-47。没想到的是,日军战斗机撞掉了一侧机翼坠毁,而C-47的机舱顶部虽然被撕开一个大口子,却蹒跚飞回了基地,可见其坚固可靠。

而苏联和日本也对C-47进行了仿制。苏联的里-2运输机是按照许可生产的DC-3(民用型运输机,为C-47雏形),这些里-2不仅在战争中活跃在前线上空,甚至一直服役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是在1938年,由三井在日本海军的支持下以9万美元获得了DC-3的生产许可证,日本得到了DC-3的全部图纸和2架DC-3散件。三井联合昭和飞机厂建立生产线,这2架飞机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交付日本海军,型号是I-2d1。同时昭和和中岛公司研制了改装1000马力三菱金星发动机的I-2d2。后来昭和共生产了416架I-2d。由于外形同美军的C-47太像,所以在战争中I-2d还经常受到日方误击。

### 史说新语



### 链接历史

